



成化六年遣寧太常寺事禮部尚書李希安告曰適者
山東地方爰自去秋訖于今夏天時久旱泉流乾涸夏
麥無成秋田未種運河淺涘船運艱難中心皇皇深切
朕念惟神奠鎮一方人所恃賴觀茲旱暵寧不惻然茲
特遣官齎香帛以告于神冀體上帝好生之德默運化
機弘施雨澤使田野沾足河道通行用紓朕慮大慰民
望庶幾神之休聞永永無窮神其鑒之尚饗

成化九年遣禮部左侍郎劉吉祭曰朕奉天命統理下
民禦災捍患實神是賴今歲山東久旱災異並臻人民

飲食艱難流運死亡者衆守臣以告朕心惻然惟神廟
食此上作鎮一方見此困窮豈不矜憫用是特遣廷臣
遠詣祠下潔齋備儀爲民請命伏望明神大彰靈應潛
幹化機時賜膏澤用成歲豐變災異以爲禎祥易貧困
而爲富樂庶稱朕事神育民之意中心懇切惟神鑒知
謹告

成化十三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儼告白國
家敬奉神明享嚴祠祀所期默運化機庇佑民庶乃近
歲以來或天時不順地道欠寧或雷雷失常雨暘爽候

或妖孽間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困苦
痛何可言惻然於衷固知攸措惟神尊鎮一方民所恃
賴觀此災沴能不究心是用特具香帛遣官祭告尚冀
體上帝好生之德鑒予曷憫元元之意幹旋造化弘闡
威靈捍患禦災變禍爲福庶幾民生獲遂享報無窮惟
神鑒人尚饗

成化二十年遣山東布政使戴瑛祭曰朕自在位餘二
十載禮神恤民夙夜在念何去秋至冬雨雪全無方今
春首地震京師年麥無收成之望士民懷艱窘之憂朕

心惻然惓切曷已惟神奠位東方爲群嶽首久享民祀
寧不究心茲特遣人致香帛用告于神尚冀弘闡明靈
叅贊造化默奪潛消俾雨暘時若物阜民康宗社奠安
而神亦血食永永矣尚饗

成化二十一年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顯
告曰惟神自開闢來作鎮東土興致雨雲茂育萬物靈
明克昭蒸民攸賴是以歷代報祀之典有隆無替乃今
歲二三月間震動數次意者人事不修不齊瀆神弗安
弗寧守臣䟽達朕心憂惶祇備香帛命官往祭望喬嶽
以虔祈冀鑒臨而奠位助司元化誕福斯人夫古今瞻
仰者在茲國家欽崇者在茲謹告

成化二十三年遣禮部左侍郎黃景祭曰今歲自春及
夏天時亢旱雨澤不降田苗枯槁黎庶憂惶予甚兢惕
側身脩省虔致禱祈維神矜民寧不旋轉大化霈甘澤
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
之報謹告

維弘治元年歲次戊申三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
皇帝謹遣大理寺右少卿李介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

惟神毓秀鍾靈永表東土真安民物萬世永賴茲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尚饗

弘治四年遣通政司左通政元守直祭曰伏自去歲一冬無雪今春天時亢旱雨澤愆期田苗枯槁黎庶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脩省虔致禱祈維神矜憫下民幹旋大造早霽甘澤潤滋禾稼弘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弘治六年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霽祭曰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田禾未能播種黎庶實切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脩省虔致禱祈惟神矜憫下民幹旋大造早霽甘澤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弘治七年遣內官監太監李興太子太保平江伯陳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右僉都御史熊翀以香帛告曰比者黃河不循故道決于張秋東注于海旣壞民田又妨運道特遣內外文武大臣循行潰決之處督工脩築神其默相用成厥功使農不失業國計不虧不勝惓惓願望之至謹告

弘治十年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翀
祭曰自去冬今春以來亢旱爲虐雨澤少降麥田枯稿
田野荒蕪黎庶憂惶予甚兢惕側身脩省虔致禱祈惟
神矜民軫旋造化大需甘澤以濟民艱庶年穀有豐稔
之祥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弘治十五年遣御馬監太監李瑾祭曰惟神氣鍾靈秀
職主發生作鎮東邦群黎仰賴茲者特遣內臣祇奉香
帛用伸祭告上谷洪休伏冀神明俯垂昭鑒愈彰仁惠
永祐家邦尚饗

弘治十六年遣內官監太監齊玄祭曰惟神作鎮東方
發生品彙斯民允賴在古攸崇朕自卽位以來秩祀彌
謹茲者重修廟宇工已告成載立豐碑用彰功德特遣
內臣齋奉香帛修設齋醮仰祈神鑒永祐邦家尚饗

弘治十七年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告曰迺者亢
陽爲虐雨澤愆期炎埃翳空土脉燥竭田失播種民罹
阻饑思厥咎徵深切祇懼特茲齋沐遣告神明伏冀軫
旋化工早施甘澍發生萬彙普濟群黎不勝懇切祈禱
之至謹告

維正德四年歲次己巳正月甲午朔越四日丁酉

皇帝謹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張文佐致祭于東嶽秦山之神曰今歲以來雨暘愆候田苗枯槁黎庶憂惶予心兢惕虔致禱祈惟神矜民旋斡太和式調和氣以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正德五年遣戶部左侍郎喬宇告曰此皆曠厲踰時雨澤少降水泉枯涸運道良艱意者政有乖違上千叶氣予心警惕內自省循至久飭有司各修乃事粵惟齊魯之地泉源是鍾名山大川神所居守敬將香帛特遣廷臣仰冀明靈幹旋大化沛施甘澤濬發河流庶使國餉疏通田禾暢茂民生有賴邦本無彊謹告

正德六年遣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徐永告曰去歲以來盛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肅清中外底定非承洪佑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餓莩載塗人民困苦盜賊嘯聚剿捕未平循省咎由實深兢惕伏望神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叶應佑我國家永庇生民謹告

正德七年遣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張津祭

曰近歲以來群盜爲梗生靈被害在在有之命將徂征
稍臻平定餘災未殄尚累天和水旱相仍妖祥疊見永
思厥咎良切疚心爰與群臣飭躬修政同期昭格庸迓
神庥伏冀神明憫茲黎庶轉災爲福綏我家邦不勝懣
懣懇禱之至謹告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三月戊申朔越十五日壬戌

皇帝謹遣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石瑄
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惟神毓秀鍾靈永表東土奠
安民物萬世允賴茲予嗣承大統謹用祭告神其歆鑒
佑我國家尚饗

嘉靖十一年遣泰安州知州李收祭曰惟神鍾靈孕秀
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尚矣朕以寡昧恭承天命十
有一年于茲敬事神祇罔敢少懈顧儲宮未立恒切于
懷茲者特具牲帛醴齊遣官虔禱伏望茂著神功錫予
元嗣則我國家綿慶禔于無窮而神亦享福于有永矣
伏惟尚饗

嘉靖十七年遣泰安州知州丁方祭曰比歲嘗命官禱
嗣于神昨丙申孟冬之吉仰荷天賜元儲亦神所贊佑

者茲用致謝神其鑒歆而永惟默佑焉尚饗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閏三月丁未朔越二十八

日甲戌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祇奉天命主宰萬民夙夜兢惕靡敢怠違茲者淮徐守臣奏稱去夏以來黃河漲溢水患異常堤岸衝決民舍淪沒運道淤塞百姓阻饑不能聊生朕聞之惻然惟神雄鎮一方永饗秩祀茲宜體

上帝好生之德捍患禦災俾濬築工成水循故道民安常

業漕運疏通惟神之顯麻幣帛將誠神其鑒之謹告

維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八月壬申朔十八日己丑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比因河水漲溢糧道梗阻已經遣官祭告茲者明神顯應修濬工成河通運達國計有裨特茲致謝惟神歆鑒謹告

維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四月辛未朔十二日壬午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祭告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奉

天命子育萬民所冀歲稔時和災害不作爾者各處地方
水旱兵荒人民遭厄危亡載路災變異常朕心憂惕惟
神上奉

帝命奠濟一方諒垂矜憫爰命潔士齋捧香帛特遣撫臣
備儀竭虔詣祠致祭所冀明神大彰靈應潛幹化機俾
氣序順調雨暘時若弭解災劫溥資豐泰庶同朕奉
天子民之意而神亦享祀於無窮矣謹告

祀祝

後魏

高允齊文正趾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以永固崇
至德以配天故能資元氣以造物協陰陽而變化若其
崑嶺峭峙川谷幽深神性譎詭倏忽百靈吐納風雲育
成萬品攝生之所歸焉禎祥之所萃焉是以歷代帝王
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茲焉自非功
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國家肅恭禋祀
懷柔百神邦域之內罔不咸秩牲以天路未夷雖望祭
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淮岱謹薦于嶽宗之靈尚饗

年二

宋

歐陽脩祭東嶽文脩此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開方巾車而卽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遠吹清颺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

齊南守曾鞏告代嶽文去歲之早有請于神蒙畀嘉澤田則大稔今春河役發民二萬更迭齎送衆又倍之蓋此齊人出者幾半迨其反室維夏之初勞費旣深又適穡事夫民數歲乃遇一稔赦之如此今二麥方苞而亢陽爲虐吏任其咎所不敢逃惟民何辜賴神終惠能致雲雨則實在神尚其念之敢告 惟神含德體仁鎮茲

東夏興雲致雨澤施八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方夏久旱麥苗將萎吏思其繇奔走群望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復散忽已兼旬念此疲民弊於征歛力歲之富食常不足一遇災害必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群生碩此比州宜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遺之是用飭遣士民布誠祠下情窮詞急冀獲哀矜使一雨霽然則倒懸可

解尚其降鑿無作神羞 維泰山歷古至今有天下者
 巡狩封禪勒成告代莫不之焉或企足動容卒莫能至
 實卓偉殊亡神明之地故天下宗焉二典所記其光靈
 威烈焯示萬世夫豈他山可得而視維齊魯獲仰而事
 粒食縷衣莫匪陰施今邦不雨自四月以迄于茲積水
 之澤塵起冥冥粟將稿死蟬亦滋生雖政或不良足以
 致此而百姓何罪宜蒙哀矜彼撮土之山勺水之川尚
 能與民為福錫之有年豈如泰山朝出一雲暮澤天下
 其勢之易易於轉圜而比近託麗顧不能憐殆莫之或

告告或不虔夫民之生蓋亦艱矣無儲與藏重斂須使
 歲一不登多濱於死茲強無知或起乘時聚為盜攘以
 取誅夷循理安業田間之民亦與俱亡奚可不傷輩受
 命天子守藩于東敢齊以嚴告于靈宮惟神閔人之病
 助歲之功霈然下雨變沴為豐尚俾斯民以牛羊黍稷
 得承事于無窮右三首 俱祈雨 臣愚行為時之所背言為時之
 所輕寡儔少和眇眇箚箚苛於人而如此敢望信於冥
 宜屬東轅而進謁託斯文而薦誠眷齊魯之舊邦依大
 鎮之崢嶸若早晚之方驕憂歲事之不登民且瘠於溝

整或推埋而死其冀聰明之響谷霽膏雨之膏零言丁
年以上訴心懃忱而潛驚顧不能以諸世將何以動夫
威靈乃不知夫神與道而為徒雖昏默而難明其虛心
也物有來而必應其公聽也無憎愛之常情彼大雖自
大小雖謂小吾與善而已矣常一視而持平故微衷得
以上徹利澤為之旁行或噫為風或震為霆隱然雷出
靄然雲蒸灑甘露以兼夕滅災氣於無形蓋西極于甸
服東屬乎滄溟人盈其望物遂其生黍芄芄而擢秀粟
凝凝而敷榮使時沴遂熄年功可成人食豐乎鍾醮神

祀衍乎樂盛民相安於田里豈無用於威刑信大恩之
莫報而至德之難名愚所以意激而感深者方涉世之
零丁荷降監之不昧知忠信之可憑敢因辭以進謝愧
抽思之匪精

右謝
兩

國朝

都御史陳鳳梧**告獄**又海內名山惟五嶽為尊而神真
位東方生長萬物於五嶽之中又特尊焉自唐以至于
聖朝歷代崇祀威靈烜赫蓋以一方之安危休戚神
有以主之也辛巳之秋鳳梧備員東藩嘗謁告祠下預

祈有年既而叨蒙 聖恩簡任巡撫夙夜弗遑惟綏懷
是事壬午之春以徂于秋雨暘時若感神之惠於是乎
有孚矣是秋暨冬磽寇突起于龜蒙之間荼毒赤子追
捕出境餘醜渡河而南益肆跳梁頃者賴神之佑會兵
剿平中原之地獲寧謐焉惟是齊魯之域深谷茂林姦
慝潛伏其患靡常仗神之威鋤兇化暴使濟河海岱寇
盜不興水旱不作熙熙然物阜民康斯鳳梧之責可少
道焉而崇報之典其曷敢有忘謹以牲醴特伸祭告惟
神其鑒之謹告

嘉靖二年

泰安守許應元 **言獄文** 元聞之舍澤布氣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之神為然元以迂非出守茲土
始入境問民之所欲曰歲荐旱毗莩而逋且半誠得雨
殆其有蘇惟時元神志不一衣裳不潔不敢以徼於明
神屏息而待命者旬再矣嘉穀未播麥苗且稿而沛澤
靳於先施是神之虐罰茲土者無已也罷憊之民不任
亟毒即守土者無狀宜降厥殃咎彼蠢蠢者誠可哀憐
敢率僚吏竭誠以禱於明神惟明神卒降之惠俾無稿
於道路報神之德曷其有極尚饗

嘉靖十年

左布政使楊維聰告獄文夫天下之山莫尊於嶽然五嶽之中獨岱以宗稱其名最著滄然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功最大居於東方實維生物之府其德最盛寰海之內無有遠近衝僻罔不鄉往其神最靈是故自古聖帝明王必加敬焉而况爲有司者乎維聰受天子命長茲東上典領方嶽蒞任之初得以職事過于祠下牲醴之薦敢有弗虔重念維聰之不德受茲重任凡政之未平民之未乂風雨之未時蝗厲之或作皆有司之罪也維聰不敢辭其罪然於神有深望焉然

而相之神之惠也民之福也非維聰之所敢私也謹告

嘉靖十五年

分巡濟南道僉事盧問之祭嶽文夫惟神有尊鎮區域

之功惟問之有撫治地方之責事存分際理通感孚頃以按部之餘遂興憫農之念意以暘旱之災吾襄天慢民者之過也用是省躬布戒率守吏大小虔告重荷洪庥遙賜昭格而山上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待哺之民有望而催租之吏不憂矣其功之速之大實顯佑于東土問之臨風興懷殊切瞻望謹命有司

崇修樽豆仰答神功尚饗

嘉靖十六年

都御史端廷赦

言獄文

茫茫后土五嶽盤薄神為之宗

威靈鏗鏘上扶乾綱風雨時若下握坤軸是耕是穫

我皇度靈長有託庇我蒸人湛淵寥廓凡此神功振

古如昨廷赦奉

命撫茲禮當謁神謁神之初敢干神政匪誕匪私為民

請命夏滂為灾冬旱復甚暵侵陰伏寔行春令二麥若

稿斯民之病惟神依民惟民依食胡忍視民以至此極

將神之怒撫臣之失罪在撫臣民則何患伏望陰翊化

工昭錫靈貺與雲降雪慰茲渴望如有佚罰撫臣甘之

毋使斯民橫言罹之式號以呼神其聽之尚饗

嘉靖二十三年

二月

請獄文

廷赦撫按無狀獲戾神明致茲冬旱用是皇

皇靡寧匍匐祠下為民請命蒙神降監旋收杲日大布

重雲霰雪先集霖霖繼益霑足優渥其應如響吏民罔

知咸歸於廷赦自分罪愆顧有何德可以動神何誠可

以感神是神正直仁慈不忍以廷赦之故累及元元顯

既休烈禮當報謝廷赦既荷神眷自今伊始益當磨光

刮垢力勸民瘼以求不為神羞惟神祐之鑒之尚饗

二十三年

上二文提學副使楊博撰

漢後山東監察御史鄭玄字康成惟神萃造化之靈秀

仁威以配天峻德獨宗於諸岳魏功茂對於八埏崇

古今之封秩為齊魯之具瞻五徵時應六府奠安芸欽

承上命攬鑿茲方風裁是秉惟神之綱春生秋殺慝

激淑揚爰及藩臬降監有光精神默契敢不肅將祇陳

牢醴維修典常明禮載獻維神是匡利奏膚功憲度孔

昌下土永賴赫奕用章尚饗嘉靖二十三年

博興縣志盛楷字德文伏觀萬物發生四海仰德凡此下

民至誠供獻惟恐不及而地珍玉香帛金縉牛馬恒以

億計以禪邦國以寬疲民其餘以頒羽人使給衣食

是皆神之貺也凡我司委結頃者其或從而侵漁之攘竊

之衣冠之盜有甚於穿窬之盜也嗟乎民則施之官則

攘之見利忘義不過為肥家計耳記曰君子不家于喪

矧吾民之奉神者而忍攘竊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夫竊民之供獻者近作身孽遠作子孫殃神其殛殺之

無赦夫攘神明之物與竊牲牲者又何別乎楷敬焚辦

香敢與神誓如靜言庸遠蚤加陰譴俾不生還鄉土以

為永戒謹告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

巡撫都御史王忬 **告獄文** 蓋聞懿垂編綠休翊 明時

以雄長乎五嶽者神之天造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雨天下者神之能事也至於奔走天下積致賄

施以利賴此一省者又神之顧惠也則夫雨暘時若固

神之當先及而亦一方之所私望者矣乃不雨自春迨

將中夏達乎四境且害三時麥已罔秋禾豈望歲夜倬

雲漢晝苦風霾下民其咨 上天有憾神之所以急此

一方者不其爽歟且忬受 命撫茲圖惟保釐彈厥心

力而已雲行雨施寔仰 明神焉勢分固爾也抑忬及

庶司或陰蓄魯臯有垂慮假則神宜罰及厥身顧斯民

何辜代服政者惟此荼毒聊謹齋明思省遣教授胡大

慶告此等事神其歎崇朝之靈滬千里之利則豈惟忬

與一方之人慰答其望雖神之取信天下輝映今古或

亦攸慘矣惟神其聽之哉 嘉靖二十五年五月

巡撫都御史沈應龍 **告獄文** 夫獄之鑿鑿豈直以崖奔嶺

感谷抱谿迴嶮起重險為一方鎮哉蓋將賴以壽養玄

機鼓盪元精撫吏捍患流福生民保衛 邦家也矧夫

岱嶽甲辟峰而特峙戶攝生之神工時變芬芳獨盛于
古今走萬方為天下望諸嶽之長者歟乃者春則恒陽
二麥罔秋夏則恒雨民鮮粒食所謂國泰皇瑞時說及
珎者胡罔時錫豈天災流行雖 聖世有所不免耶應
龍承之撫綏保釐東土山川之神寔叨主之乃歷嶮巖
排蒙龍升青丘陟春趾以修祀事以祝景貺以佑斯民
以祈不負於 聖天子懷柔百神肅恭明禋之典匪徒
以好古襲奇俯瞰虛廓仰眺寥泬為遊觀樂也維嶽配
天尚彌于志適彰休佑大康是邦真 聖祚于苞桑羣

皇圖于永固則庶乎岱宗之標奇於齊魯者為益信而封
禪於列聖者期不誣也惟神其念之哉尚饗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

初四又天地生萬物所以奉而行之者神之職也

聖天子養萬民所以奉而行之者應龍等之職也今山東
諸郡旱已大甚麥苗就稿萬姓皇皇餓殍之形漸多潢
池之警日報此應龍等日夜憂惶計不知其所出也應
龍等寡昧保釐失職貽民荼毒罪固難辭惟神聰明正
直能興雲雨亦可失職而甘受天地之罰乎應龍欽承
上命敬共明祀特申祇告敢為萬民乞命伏願鑒此精誠

幹旋造化甘霖沛造四野沾足枯槁復蘇三農慰望尚
期消患於將時轉禍而為福應龍等仰荷明神無窮之
錫而神亦有無窮之休神其聽之尚饗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鴈言獻文東土饑瘠地方遠不

逮古賦役繁重卽有年民亦流移往遭水害窮困不能
自存老稚在途強壯嘔聚疾苦之狀不忍聞見

聖天子痛憫時艱簡重臣出廩賑饑而垂絕之生意復蘇
然猶望今歲有秋也邇來亢旱農事盡廢公私既竭將
曷以支惟神震方名微能興雲雨以生萬物古今祀典

攸崇也夫民有疾苦官茲土者公宜罷斥竊恐神茲土
者心亦弗能自安神宜仰體 聖君之仁俯從薦等之

願誕敷靈液以紓吾民之疾苦神之德惠將流被無窮

矣謹告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雍焯同布政司右叅政林應亮按
察司副使牟朝宗王教王撫民徐南金僉事任希祖都
指揮僉事牛天賜言獻文謹以牲醴敢昭告于

東嶽泰山之神曰於赫岱宗秩祀有恒神功丕施毓物効
靈實此震極翊此坤寧歷代禋薦酬德報成迄我

皇朝典祀維明焯等叨事茲土肅將明馨仰藉

用徵菁藎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段顧言行役至止于泰安之陽時
維嘉靖戊午夏五之廿有五日也齋沐越二日甲戌爰
命有司虔脩牲體偕布政司左叅議徐文通按察司副
使王世貞李高僉事王遴張師价暨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李春華敢昭告于

東嶽泰山之神曰於維大神其將我儆我歆也不乎予請
先頌大神之茂育明靈并予小子展祀之積忱微義惟

祀辭

宋

鮮于侁嶽神辭雲氣羽蔚兮山之巔瞻嶽靈兮望青天
巖嶒崢嶸兮磅礴無垠嶺從律勃兮寧一以為仁草木雜
而羅生兮人不可名鳥獸蕃而走集兮虞不能知因高

錯事兮道此躋陞登代勤成兮胡爲而七十二君齊余
心兮不外高余冠兮其偕楨兮杜兮爲衣撥紫芝兮作
珮栢實兮松華石髓兮蘭英蕙肴陳兮玉案明水湛兮
清尊誠拳拳兮不鮮寐接神兮恍若有言高高峻極兮
生甫與申周道將明兮宣以中興水旱不常兮蟲螟以
災稼穡卒荒兮民生流離勞來安集兮之子之功祐此
下民兮寧遺神羞

國朝

御史張鐸題兩泮泮兮風颺颺望神君兮駕赤輅

魂恍恍兮遠阻馳峻坂兮陟長岐望舒爲御兮霞爲裳
豐隆前導兮電爲旗迢迢戾止山東涯蒼虬玄豹何紛
披神駒寶馬森相隨瓊琚絡珮聲纍纍鳳凰啣珠光陸
離紛屢舞獻瑤卮坎坎擊鼓揚巫師願鎮坤維兮祀事
孔時題雨忽散兮雲英英送神君兮駕太清天衢
縹緲兮不可挹忽佗僚兮心驚龍翼輶兮駢闐虎服膺
兮縱橫馳驅海岳迈瑤京霓裳霞帔儼同行玻璃流光
照空明玉童時罷雲和笙瓊宮寶宇寂無聲歌萬福受
瑤觥陶陶嬉舞歡相迎願靈去而來兮奠此群生

祀記

元

學士張起巖撰祀東嶽記巖維嶽奠茲東土駿極于天
為國巨屏其方生氣之所在天地大德之所屬也故於
時為春於五行為木於五常為仁發祥效靈自昔已然
膚寸而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它蓋之莫與京也七十二
君之事雖無從攷然而享明禋受嘉薦其來尚矣元統

學士歐陽玄書
刻延禧殿前

奉符教諭田文舉撰祀東嶽記望秩山川懷柔百神此

虞周之盛典也歷代以來至于我元歲舉殷禮崇尚祀
典復古之制也甲申閏二月丁卯皇上端拱九重齊明
盛服敬授內八府宰相臣塔刺海臣冲真明遠玄靜真
人張德隆以名香銀盒白金壹錠錦幡一盒馳驛以至
岱宗祠下是月二十七日臣塔刺海等齋沐昭告守土
之官勦力協心敬趨厥職越二十九日巳丑致祭于東
嶽天齊大生仁聖帝焚香祝頌恪恭薦裸三獻肅雍禮
成而退神之格歆不崇朝而雨田疇足潤年豐有望寔
神嶽之靈以應天子敬恭神明之佳兆也猗歟休哉謹

記

翰林編脩李縉代祀記五嶽在天地間含澤宣氣裨贊
化育自昔為有國者所崇奉而岱宗於次為尤尊且貴
焉聖元歲一遣使致祀惟謹祝稱嗣天子敬遣某官某
事可謂嚴且重矣至正十年庚寅月正元日上御正朝
中書省臣奏得旨以宣政院副使臣桑哥秘書少監臣
賀方代祀東嶽既而以事不果行省臣覆奏以翰林國
史院應奉臣李縉易方越十又四日巳巳臣桑哥等偕
諸道代祀官十人入見明仁殿皇上親舉香函致敬以
授使臣者臣桑哥縉乃捧香帛祝曰金馳八乘傳即日
就道二十有二日丁丑抵祠下翌日歲祀牲用少牢酒
菓庶羞精潔備具將事之夕端倪軒豁萬象呈露小大
執事罔不闐懾嗚呼神之歆此茲祀錫羨降康以答聖
天子之至誠者諒必有在將命小臣其何敢知姑識歲
月以誌來者

國朝

德祐撰

勅祀東嶽廟記洪武二年春正月初四日

群臣來朝

皇帝曰朕自起義兵臨濠率衆渡江宅金陵每獲城池必祭其境內山川于今十五年罔敢或怠適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鎮海瀆悉在封域朕賴天地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實默相予況古者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朕何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士往焉臣德祐承詔將事唯謹二月二日祭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礮石鐫文用垂悠久惟神發生萬物奠于東方典祀既崇綱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不疵厲民庶乂安是我天子之所望

於神明者而亦神靈祐我邦家之靈驗也

德祐姓缺候考

翰林院侍讀習嘉言代祀去年秋不雨冬亦不

雪今春妨東作麥乃不有秋 皇上憂惕四月癸卯遣

近臣十有七人齋香帛禱祠嶽鎮海瀆暨鍾山 宸衷

尤倦切焉嘉言忝遣首得代祀東嶽時馳驛詣山東者

二人彼以沂山東海也比至三司率官屬遠迓香帛為

禮甚恭予語以禱祠之意議分職助禱於是憲使張君

鵬偕行五月壬子宿祠下翌旦抵謁予默禱曰亢旱久

矣 聖天子遣一介臣禱祠于神神宜有所昭答焉退

借張君令有司召民之出大年及蔬果者聽自言其直
給以所齋鈔人人喜出望外是日午雨乙卯雨如注丁
巳又兩戊午四鼓序列祭具星月如晝既舉三獻禮仰
瞻神靈若響若答禮成雲倏以起雨大作移時方止州
之父老助禱者歡呼言雨三日為霖茲既幸見奚可多
得哉遂再拜曰

皇帝子我恒矜憫我既旱禱以雨我使我播種以不饑困
恩德何其至哉又曰神不刊澤我者多矣旱而有禱輒雨
矣使旱不為災惠莫加也又曰是雨也固宸衷感通

所致良由神之克效夫聖應也顧無所於報願

皇帝壽萬萬年神得歆禋祀於無窮也時濟郡守陳君安
泰安州守施守正暨寮屬助禱者謂靈應斯臻盍屬記
於予惟神以尊冠五嶽發育群物靈應往日者豈少耶
殆未若今之捷於影響也誠足副上意而慰民望矣雖
然是歲之旱奚翅一方焉所謂不崇朝而雨天下者予

尤有所冀也

正統九年五月

禮部侍郎劉吉代祀記成化癸巳夏山東大旱民饑漕
河淺涸兼有黑風之異皇上聞之矜惻下詔蠲租賦

問民疾苦發附近倉糧十有三萬石及內帑銀四萬五
千兩錢六百餘萬緡爲糴本以賑濟又念禮有逆時雨
寧風旱之文是不可緩也特命臣吉齋祝幣祭告東方
山川之神祭儀給於內帑不煩有司 皇上恤民之心
無所不用其極臣吉受 命秉虔兼程而進首東嶽廟
下戒有司脩飭祀事致齋三日維時炎焰四赤野土如
焚衆情憂沮及省牲之夕忽有雲起西南若將雨狀未
幾入夜果大雷雨歷三鼓乃止肅恭將事牲肥酒香禮
序樂和神明歆饗洋洋如在至晚天氣清朗萬彙一新
及午復大雨溝壑水溢遠近皆漑足民欣然更生時巡
撫都憲臣牟倬及叅政臣阮勤皆預陪祀并合屬官吏
俊耆莫不喜動顏色舉手加額曰此我 聖天子大德
之感也吾民將何以圖報惟敬祝 萬萬年壽爾是後
連日雨咸願有紀夫世有饑饉雖天之行所貴人君心
乎爲民變災爲祥而見天心之仁愛也此周宣所以稱
中興魯僖所以志閔雨也今我 皇上一念憂民之誠
上通于天天輒響應彼周宣魯僖又不足倬矣有君如
此則凡任爲 國爲民之責者可不思所以勉副也哉

是行臣言實職其事而覩其應不敢昧上之德亦不敢沒神之
大惠故因衆請刻祝文于石謹拜手稽首識于下方

碑序

學士許彬撰東嶽靈應碑畧東嶽天下名山也山之靈能興雲爲雨澤被萬物朝廷載在祀典崇重甚至大臣憂國奉公能體朝廷之心敬神恤民轉禍爲福者法皆可書平江侯陳公所謂敬神恤民轉禍爲福者焉景泰癸酉山東告饑民流離轉徙東昌尤甚公往鎮

之遂遍歷州郡旱暵乃熾抵泰安登東嶽自爲文告之時五月十五日也是夕霖雨大澍遠近沾足民老禪相慶幸今上新復大位以山東蝗旱盜作首命公鎮之公受命以來憂勤惕厲明年亢陽不雨公復如泰安禱于東嶽祠下曰吾奉天子明命巡歷東藩職在安撫自春涉夏甘澤不降民曷以甦吾之不職戾固莫逃神之血食茲土能獨安乎哉禱既雨霖霖枯者蘇蝗亦自斃歲庚辰春旱公又將如泰山致禱未至而宿於靈巖大雨通夕田野霑足歡欣之聲颺于四境祭法謂能禦

大留得大患則祀之若神之靈應豈非祭法所當崇重者歟知州李琪等請文勒石以垂不朽予書其事以告東藩之人使知 聖天子神化宜民百神效職群吏用命大臣能敬神恤民轉禍爲福者有所自焉

布政使陸瑜禱雨有感碑畧天地之大德曰生泰山奠

于東土體乾含元爲五嶽之宗有虞集望於是歷代登封於是唐宋以來建廟加號禮極崇重行祠遍宇內

聖朝酌準古制凡嶽鎮海瀆之神命所在守長祀事京師列壇於郊以隆望典有事特遣使謁告稱神去號禮

從中正惟東嶽行祠在天下者獨盛景泰乙亥春二月

至夏五月山東鄒縣不雨麥穀將稿先是濟兗諸郡連

年被災兼以河決漕阻民役久疲 上命刑部尚書括

蒼薛公往臨之役值茲旱公憂形于色戒所司曰上天

降災厥有攸徵循咎自予於民何辜乃齋沐擇吉禱于

濟南泰山行祠是夕雨而霽被不遠公嘆曰弗虔也此

去泰山百餘里盍往禱焉命瑜偕按察使劉孜等從旣

就道烈日燦石炎颺揚埃次壘巖望泰山絕頂俄有片

雲玉葉光潔乘風不動夜二鼓公將至州須臾頂雲布

陰鼓雷閃電雨意油然將下復止若迂焉者迨旦公謁
祠焚香懇款退齋愈恭明且致禱重陰蔽山雷電交作
公率衆陞禮而大雨如注午及晚三陞壇皆如之觀者
嘆異是夜霧霽不止六郡霑澤百物勃然漕道以通歲
臻大稔兵農安堵歌詠公德非公之精誠不足以格泰
山之神非泰山之神奚致感應之速若此哉昔殷聖責
躬而大雨方數千里後世值旱或禁門或清龍或舞巫
而應或釋寃而雨若公之誠所以格乎泰山者鮮矣瑜
願誌諸石以彰敬神惠民之嘉蹟庶幾將來者知所則

云都御史翁世資得雨有感碑天至高也神至幽也
孰不曰至高者難動至幽者難感此以勢論而不以理
求也蓋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
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殆見寒暑自我而
平日月自我而明旱乾水溢之災寧不自我而消彌之
邪書曰惟德動天又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無其誠
而欲動天地感鬼神吾見其難矣成化八年自正月至
四月不雨泉源涸竭布種于土者弗生民命階危我
皇上宵旰勤憂乃降香帛祝文出內帑白金遺臣世資

祭告東嶽之神蓋以神爲一方鉅鎮能禦大菑捍大患而告焉卽書所謂禋于六宗詩所謂靡神不舉之意五月三日己亥致齋建壇於岱岳廟參政江玘僉事董琳濟南知府白行順皆至卯辰之間天宇廓清炎曦煽熾薰蒸之氣如炎如焚咸以不雨爲閔巳午之交黑雲儻然起於西北以漸滂合雷聲轟然震於雲中谷應山鳴焮風颺至有若神靈之降臨於旂蠻癸卯甲辰風雨時至解壇兩大澍連日六郡境內罔不溥遍人心大悅以爲此實由我 皇上一德格天而世資等奉 命惟謹

之所致也魯謂高者果於難動幽者里於難感乎請爲諸君誦之亦以見天之與神念斯民也篤矣誠僞之心可不謹乎於是書其實命泰安州知州張玘勒于麗牲之石

督學僉事畢瑜撰泰山靈應碑 山東合齊魯封疆爲藩

屬郡有六而泰山雄峙其間根蟠三百餘里秀拔天下靈應四方殆必有宰乎其間者自昔帝王巡幸加以徽號隆以祀禮四嶽未能過之初是邦頻年旱澇相仍加以螟蝗爲孽疫癘爲災上下公私困竭老弱半溝壑壯

而逃移者倍之壬辰之秋都憲牟公俸掙 璽書來撫
是邦夙夜憂勞凡可以拯民者靡不究心明年癸巳司
設監太監劉公倜繼來鎮守布宣 天子德意相與嘆
曰吾民若此使繼歲不稔上無以紓吾君東顧之憂下
無以解倒懸之苦責且莫逃於是協謀卜以孟冬元日
躬率屬吏各齋沐禱于泰山曰倜等不德撫綏失道民
則何辜神受上帝命奠東土斯民休戚神豈愒然無意
耶禮成而退是冬乃大雪繼而甲午二月雨三月又雨
孟夏雨大足乃止千百里 麥秀連郊稿者蘇病者愈商

賈突聚官吏胥慶他徙者復還至有不耕而獲者於戲
休哉此豈人力邪必有默相而致之者咸謂不可無述
以昭神功屬瑜紀其實勒之金石以傳竊惟成湯憂旱
責於桑林仁宗憫雨叩於內殿韓愈之驅鯉劉琨之逐
風滅火皆不能無禱於天於神誠積於躬効應於彼宜
冥之中未必無鬼神者聽矧茲代嶽靈兩間跨四嶽職
主生物二公秉誠自咎為斯民祝曾泰山昧昧有不應
之邪書曰至誠感神又曰人謀僉同鬼神其依於是乎
有足徵矣余目擊其盛謹叙如右復系之以銘銘曰兩

儀未判濁與清陰陽氣結茲嶽形容崇礪礪凌蒼冥有
禱必應彰威靈開闢造化儲精英遐方奔走咸敬承邇
來山左災相仍窮廬烟斷郊無青旄倪枕藉溝壑盈伊
誰畫策安吾氓赤手援溺賢公卿秉誠特與神誓盟赫
然上訴于帝庭雲油雨沛枯槁興幽明感通和氣蒸平
疇不來秋有成呻吟化作謳歌聲舉手加額呼神明天

下萬世資昇平

成化十
二年

御史李錦禱雨有感序夫天人相與之際神明感通

之機有不可得而誣者顧所感何如耳成化癸卯齊魯

間秋八月不雨至于甲辰春三月土地坼裂飛塵蔽野
麥就枯禾失藝民以旱災告官斯土者咸閔焉按治東
藩金城趙公憂陽尤甚迺集群議簡有時望者禱于泰
山於是山東總司王公濟南太守蔡公適在時季春廿
有八日二公祇服厥議即日協心澄慮齋沐就道既至
步登嶽頂申告惟虔蓋四月朔日也日之晡時二公歸
憩巖巖亭余時旅寓泰安而迓集焉有黑雲升自西壑
須臾雷雨大作霖霖霏霏澗谷振響蹊徑瀾灑咫尺不
能辯高下別人物余與二公歡欣踴躍遂忘山路之崎

嶇衣冠之淋漓也既而紛紛靡靡通宵弗止翌日自朝
至于日中復沛然大澍二公暨余冒雨抵靈巖次日別
諸路迂轡而東但見草木森蔚郊園奕秀枯者甦仆者
起農舞于野旅笑于途樵歌牧唱咸謂二公之積誠有
以動于神神爲答之故有此甘霖之降也吁是誠然矣
孰謂天人之際無相與感通之妙哉王公字尚忠陝右
蒲城人蔡公字文輝河南睢陽人蓋事有可傳者義不
容以不傳固非爲是誇辭以相媚也

封禪

志封禪何以封代出而志之也志其事而匪其文也志其
事見郊社之變臣匪其文見君臣之德焉夫禮莫大乎
郊社而柴類盡之矣而又有封禪之說焉禮之變也是
故誦其文論其世而要諸三才一理之極考諸治忽安
危之報則其君之蔽哲臣之匡諛不可見邪若夫七十
二君之事則河汾許懋諸名家之論君子覽焉

秦始皇卽帝位三年封泰山禪梁父

王仲淹謂封禪非古而啓於秦漢故今志

封禪以秦爲首

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禪肅然其後凡五修封嘗一禪

石閣

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繫乎

泰山者也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

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

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伏羲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堯封

禪亭亭顛項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

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

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

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

莫遠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

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

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

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十

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藿茂鶖

鳥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其後百

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易姓而王封泰山禪

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粗且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矣

泰山志卷之二

三

始此繼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巖立石頌秦

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禪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

如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請儒生既

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始皇封

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

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偽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

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漢武帝

自稱黃龍與公卿諸侯議封禪用希騫絕莫知其

儀禮而群儒承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

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上於是乃

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

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生

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

祭席用藉藉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譏各率異難施用

由此繼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巖立石頌秦

始此繼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巖立石頌秦

始此繼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巖立石頌秦

御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惟物與神通欲放
黃帝以上接神仙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未儒術
以文之碑儒既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
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
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魯圖封禪事於是
上始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
岳太室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
之泰山巔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
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
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廣丈二尺
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子候上泰山亦有封其書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
泰山下趾東北肅然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書有
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
詔御史曰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
非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乙若有象景光昏知有望震
於惟物敬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牛一酒十石如年八

十孤寡布帛二疋復博奉高姑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
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特
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公玉
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
泰山禪九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
泰山泰山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
其後令帶春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
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趾南方方士多言此
仙間也故上親禪焉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
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
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
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姐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
司存司馬遷禮載升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
事登封報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實金泥石記漢承遺緒
斯道不墜仙閣肅然揚休勒志司馬遷如封禪文伊上
古之初肇自吳穹兮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
踵武聽逝者風聲紛綸葳蕤埋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也繼詔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

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
 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於周即隆大行
 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
 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道也
 湛恩麗洪易豐也憲唐八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是以業隆於祿祿而豈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未有殊尤絕跡可考于今者也然猶驪梁父登泰山建
 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心逢涌原泉沕瀾漫行旁颯四塞
 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濟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
 氣橫流武節飄逝通厥心將原迥闊沫沫首惡湮沒間昧
 昭哲昆蟲凱澤回首而內然後固騶虞之珍群微麋鹿
 之恠獸巢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觥共抵之獸獲周餘珍
 收龜干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實於間館奇
 物譎詭傲儻窮變欽此或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雖魚隕航之何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
 介丘不亦愿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

陛下仁育群生義征不討四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伴往
 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行瑞象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由土率蓋號以况策上帝垂恩儲
 批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飲王道
 之儀群臣愿焉或謂且天為負開示珍符固不可辨若
 然鮮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成
 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
 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
 謂款天神勅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
 毀也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
 日月之末光絕矣以優殊錯事猶真正列其義收勸厥
 文作春秋一藝持藝善大為七摠之無窮俾萬世得教
 清疏揚微波螢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求保鴻名而
 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章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
 子沛然改容曰偷手朕其試哉乃遣思回慮總公卿之
 議詢封禪之事詩大序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
 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葉可游滋液溱漣何生

不有嘉穀六穗我穡昌畜非唯兩之又潤澤之非在湯
之我沈獲之萬物熙熙無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君乎君半侯不邁我辰辰之歡樂我君固白質黑章其
儀可嘉取取睦睦君子之能盡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
靡從天瑞之徵故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
時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社三代之前
蓋未嘗有定完黃龍興德而升朱色炫耀炳煒煌正
陽顯見覺寤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
必享詩依類託寓論以封爵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
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統統真真故曰興必慮衰安
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夫爾極在假典顧首厥
遺此之謂也

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特改制應天天下太
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
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
高也下極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瑞者著已之功
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
以報天附梁甫之山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
有益於天地者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
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
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
成功相傳也於梁甫何三皇禪釋釋之山明已成功以
而告有德者居之釋釋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
者量度審議德者明也三王禪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
甫輔也輔天地之者而行之也太平乃封告于天必也
於岱宗何則告易姓刻石紀號告自紀于百王也燎祭
天報之義也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
山也

年壽脩短武帝採桑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累用
者心武帝出璽甲石裁有兆狀率車子侯即沒其印乃
上武帝畏惡邪殺去之封禪書說皇帝升封泰山於是
有龍垂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驚者七十
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鬚援墮黃帝之弓小臣
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鳥
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
孫中曆正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孝

武黃帝封廣天二尺高九尺其下玉牒書秘書江淮間
一茅三青為神藉五色七蓋雜封雜建方奇獸飛禽及
白雉加祠兒牛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校皇帝泰元神
英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奉靈其夜有光如流星畫有白
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
五至祠以元昇六年告封汶為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
矣何緣及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
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
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傷無已又言武
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
此非一事也予奉之東嶽忝素六載數聘所祠咨問長
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重處刻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
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
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成至百年太史記黃帝葬於橋
山騎龍升天豈不壯乎鳥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
鳥登其上下垂著地鳥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為弓因
名鳥號耳

道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四神屢應休徵仍
降不勝莊簡之情謹上岱宗頌篇曰若稽古在漢迪苦
事修厥德遠章正烈朝六龍輶五輅之祥百僚陶質壽命
南重以司曆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
東巡**三**伊漢中興三葉於皇惟烈先迪厥倫矩坤
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總列宿
於北辰開太微啟禁庭延儒林以諮詢岱嶽之事于時
典司耆耋載華抱實追爾而造曰盛乎大漢世增其德
此神人之所感幸海內之所想思願有喬山之征與有
但嶽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大僕訓
六駒問路焉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
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哀胡考之元老
賞孝行之峻農**三**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長克
播光若時則運瓊衡敷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
乎三辰徑祀平六宗祗禱乎群神遂發號群司申戒百
工卜筮稱言善龜蓍從南征焉相告祥清夷道而
後行罹四國而揚光長聖義於巡狩喜折時而誅八荒
指宗嶽以為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翼良辰

熾增構烈火燔燄神光四場焮爛薄天蕭香昇升青煙
肩雲陸璋義義犧牲繁紀鬱邑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
竹咸池雲門六八匝神無並存

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上書請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
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
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祖公欲封禪管仲非之若郡縣
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群臣不敢
復言三十一年帝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
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攷索圖讖文言九世封事梁等

列奏乃許焉求元封一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
方石累壇玉牒玉檢金泥及石檢度數帝以用石功難
又欲及二月封禪故詔梁松因故封石空更加封而已
松疏爭不可二月至春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將工先
上山刻石辛卯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四月己卯肆赦
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

建武三十有二年

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編于群神
遂親東后從臣大尉憲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
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右蕃王十
二歲來助祭河圖赤白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
巡有得中常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亦

漢德與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
與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選
省考五河圖合古篇雜書甄曜度孝經鈞命經識所傳
昔在帝堯聰明審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易治
之家三司內足家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以歸政
之義遂以基版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
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
傑并蕪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
鳴大吠之聲皇天嗔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
八載與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斯得黎庶
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
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
度量衡修五禮五王三帛二牲一死勢夫各脩職復于
善與在位三十有三年六十有一乾乾日昃不敢荒寧
涉危履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導古聽
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泰山
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
凡百僚從臣郡守帥尹咸蒙祉祐永無極

禪論

自上古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
封者著一代之始兩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有脩
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因好仙信方
士之言及造石檢即封之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
牲用饋器用陶匏而得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
石也夏少康周宣王由廢復興不聞改封光武欲因孝
武故封而梁松固率以為必改乃當天意既封之後未
有能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咎也
且帝王所以能大著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人不聞其
在封矣惟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為壇至秦皇
漢武始用石檢袁宏曰夫惟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
征伐受命必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
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
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
通也於所宅崇其壇壝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
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
斯事功不弘者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自
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脩其禮者也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脩其前政不
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真一其用不煩天
地易簡其禮尚質故籍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
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
地之性也

隋文帝開皇九年朝野皆請封禪詔畧曰以薄德而封名

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今後言封禪宜即禁絕

十四年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牛弘等創儀注既成

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祭泰

山耳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並請封禪唯魏徵以為不可六年文

武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內又年穀屢登表封泰

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為盛事頗奏勸

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

之禮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

禪之儀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為暴雲之主漢文為有

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且禮云掃地而祭以表至

誠何必遠登高山封三尺土也太宗雖納徵言而藩臣

猶抗表勸請十五年東幸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

周衛盛與服以巡遊五輅齊列六龍攬轡瞻岱郊而啓

朝指羸里為一息命卿士延禮官設壇塲陳玉帛禋六
宗而報上帝班五瑞以朝諸侯成天下之壯觀紹帝王
之盛節俾夫山稱萬歲增燭神光播厚福於無窮揚鴻
徽於來裔高宗萬歲增燭神光播厚福於無窮揚鴻
徽萬玉以警途詔八神而弭策藉江茅而陳部黍餼蒼
璧而奠黃琮馳萬歲以飛聲接九重而婉美使編珠毓
既開麗色於金泥觸石凝禎蕩浮華於石城武昭昌祚
未播鴻名凡在生靈義深聳踴高宗獨異師古自朝及野馳
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六宗五帝裡祀惟末名
山六川饗禮無輟而告成方岳獨異師古自朝及野馳
心蕩慮伏願御六氣之辨順四序之和升彼岱宗具斯
典禮聽萬歲之遺響紹千載之遐蹤高宗會稽禘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遂其生者元后聖人之大寶曰
位因其位者上玄豈可不對越壇塲欽若穹昊雖復舜
務文祖周變商俗體淳德而揖讓濟澆道於干戈步騖
之迹以殊損益之功斯異誠有之矣至於詔暉梁父長
樂介丘增類帝之封典射牛之禮
考黃種繁繼蹤韶夏豈殊道也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封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武氏為

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其帷帟皆錦繡群臣瞻望

多竊笑之餘見磨崖碑及祀群鶴臺下臣某有唐嗣天

昊天上帝有隋運為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昂祚淪

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賜玄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

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北斷鼈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

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

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岳歸功上玄大寶克隆

鴻基末固疑薰萬姓陶化八紘尊大帝疑國獻
賜東巡之禮是知道隆光澤既輯玉于雲臺業紹禮宗
必塗金于日觀伏惟皇上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
極登樞應千靈之累聖得河浮五老啓赤文于帝期
海薦四神奉丹書于王會瑞開三脊祥洽五雲既而緝
總章之舊文紹辟雍之故事非煙翼獻移玉輦于梁陰

若月承輪秘金繩于岱嶽臣等質均芻狗陰謝桑榆幸
屬堯鏡多輝昭餘光于連石軒圖廣運追盛禮于披金
然而鄒魯舊邦臨淄遺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
封境接青疇俯瞰獲麟之野山開翠岫斜連辨馬之峯
豈可使稷下遺趾頓隔陪封之禮淹中故老獨奏告成
之儀是用就日披丹仰璧輪而三舍望雲紆素叫天闡
于九重倘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瓊餘息
訖仙間以相驩就木殘龜遊岱宗而載躍

玄宗開元十二年群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

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於泰山御製御書紀泰山銘見

磨崖碑唐開元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

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
武底綏內親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
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
干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闕請東

封上謙讓不允中外群臣獻歌頌稱功德請封禪者不

可勝計雍熙元年群臣三上表陳請詔以今年十一月

有事于泰山尋以乾元文明二殿災詔罷封禪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七十八

人詣闕請封禪上曰此大事不可輕議知州邵暉又率

屬官及兗州進士孔謂等伏闕陳請宰相王旦率文武

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七

十人詣東上閣門請封泰山詔不允又四表懇請乃詔

以今年十月有事於泰山先是殿中侍御史趙湘請封
禪上拱揖不荅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
世承平豈能振舉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冠準上
自是常快快他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
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耻也上令思其次
欽若因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誘示夷狄上曰王旦得無
不可欽若以上意諭旦且黽勉而從十月辛卯發京師
丁未次奉高庚戌步輦登山辛亥祀昊天上帝于圓臺
中書侍郎讀至牒文卽日還奉高宮日輪五色雲見先

朝以來四方所獻珍禽奇獸悉縱於山下癸丑御朝觀
壇大赦天下改乾封縣曰奉符改泰山頂曰太平頂餘
見遺蹟志諸碑之下有宋嗣天子臣諱敢昭告

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粵惟冲人不
承列聖一紀于茲四隩來暨玄貺殊尤先府章示特和
年豐群生咸遂會識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岳對越上
玄祈福遠下侑神奉先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乘其昌
永保純錫聖陛下才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
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
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又曰今之
奸臣以先帝嘗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
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乃卑辭厚幣
求和於契丹感國靡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
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
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

陵他日求遺稿猶
喜曾無封禪書

徽宗政和四年克鄆濮開德興仁潁昌府鄆州唐濟永
興軍等上言父老欲詣闕請皇帝登封詔却之時蔡京
當國將請封禪以文太平預具金縑玉檢及凡儀物甚
備造舟四千艘雖雨具亦以十萬計他皆稱是然不果
行

皇明永樂間太常官獻頌請封泰山

成祖文皇帝却絕之

吏部尚書王直文見後

歷代儒臣封禪論梁許愨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

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
石紀號此縉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
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妄亦甚矣若
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
皓嘗封國山皆曰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
之事不可為法也宋胡致堂曰縉書本原於五經而失
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幽明之
故非知道者不能識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
經所以載道雖有縉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

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爲高無則于郊而垓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爲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徃徃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繕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繕書之信世無稽古之言以祛辟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意推廣其義以咨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 **章俊御**

曰以封禪為非古者王仲淹也以封禪為不經者李泰伯也以封禪為不足信者蘇子由也夫六經無封禪之文帝王無封禪之事若是文者管仲疏其源史遷浚其流季仲推其波張說助其瀾侈是事者祖龍噓其煙孝元封其燼隋帝熾其膏玄宗烈其焰是封禪之典惟以肆情示誇也證之以六經之明文質之以帝王之實迹則後世之惑滋甚且云云一山也或以為在東山或以為在蒙陰亭亭一名也或以為在牟陰或以為在鉅平社首一地也或以為在鉅平或以為在博縣則服虔晉

灼應劭之論不同既曰伏羲神農禪云云又曰三皇禪釋釋既曰帝學堯舜禪云云又曰五帝禪亭亭既曰禹禪會稽湯禪云云又曰三王禪梁甫則管仲孔穎達之說為不一紛紛異議迄無訂證唐虞三代果有是乎七十二君果足信乎設有是事六經遺文豈應不載吁安得仲淹秦伯子由與之議封禪之非哉馬端臨曰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引管仲荅齊桓公之語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俱

有之蓋出於齊魯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言爲正野分詩書唐書庠夕夜寓懷寄王翰林詩云滿地霜無葉下枝幾回吟斷四愁詩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按史記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所忠往相如已死妻曰長卿未死時爲書一卷曰有使來求奏之言封禪事所忠以奏天子異之夫封禪秦漢侈心旣非古禮而相如至死不忘獻謏夫豈忠臣而庠以自比或以比人此唐儒之陋也韓退之亦上表勸封禪又數自謂希相如退之儒宗猶爾

如庠何議焉明正禮書一書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於長生不死爲國至於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爲之者縱爲之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服食藥物徵求鬼神而後致之也是故明君永年莫若寡欲延國祚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曆誠有是理亦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於不貲之費而行封禪之禮

者以有秘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於心知其必無驗
之於古知其無効則自不爲矣三言應命禪頌嘉石
卻封禪頌臺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作
也昔

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
德盛隆則必興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於萬世今
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 聖德神功古無與讓
而乃封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心並請命禮部行之
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聞於後世只在德不在封禪

不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山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
之公慮爲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
所以闢而不行之美作此詩以獻

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爲百王之明
監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是暑沮而封禪卒不行君
子之尊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肆
其侈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乃以是爲說此爲邦
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

秦安州知州鄭聚東校補

學正陳籠

訓導盧楓

新秦縣教諭林宇中校正

生員侯貴

鄧寬

尹鳳儀

李汝桂同校

秦山志卷之一終

